

凌晨2:15分,杭州市政府发布“防控疫情”十项措施。杭州进入了抗疫紧急状态。

第二天,从窗户望去,小区大门被围,花园喇叭在叫,每户两天出一个人购物,禁止下楼散步,晚上宵禁。这是一门一户式隔离,家家闭关。

一直不明白,“闭”字的门内,为何用一“才”字?

两天之后,立马有悟。手机上晒出了一家又一家的烹饪作品,色彩俱佳。闭门之内,第一大事为吃,这吃,不动脑筋,不展才识,如何能烹出一只只创新之肴?才气,于煎炸翻炒中涌出。这“才”字,原来是为吃准备的。又一次折服于祖先。

那家的初中小女生,看着奶奶、外婆、舅舅、舅妈手机上五彩缤纷、造型奇特的菜肴,生出喜悦。与外公联手,举办家族网上烹饪大赛,5个家庭,各出一拿手好菜,请烹饪行家评选。

这些菜端上小屏,不仅色彩纷呈,菜名也不输餐厅大厨:三阳开泰,花开富贵,黄花贵客、春天故事、乡村小炒。惹得小女

孩,把一二三等奖状制作得无比精心,金黄色庄喜庆的浆面上,不管是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舅舅舅妈,一概“毫不客气”称为“同志”。她的颁奖词更加正式,除了感谢参赛选手的踊跃参与,还表扬了所有的长辈:这场疫情,没有影响到选手们面向生活、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。

夸张的隆重,生出幽默。这时,5个家庭内,乐翻了天。年近八旬的奶奶,立马在朋友圈说,这是过年以来,最开心的一晚。

窗外正阴寒,病毒更肆虐。闭关之内,大家的喜乐和笑声,会给这女孩留下什么?她的外公保持着理性,说,她会从疫灾中的家族活动,获得温暖和生活信心,去走以后长长的路。

那么多家庭在不安中坚守,不会都是小女孩的欢欣,也有长者暗自的流泪。

他已退休几年。当了三十多年的公司董事长。

母牛艰难产下犊子后,不断用舌头舔着这个刚刚降临世间的小生命,眼神是那样的温情。舔着舔着,小牛身上的羊水包就被舔完了,小牛尝试着用腿发力,一下子就站了起来!

这是我从警前,在奶牛养殖场当技术员时见到的一幕。那时这头母牛难产,我在牛棚里守了一整夜。虽然牛棚里的夏夜非常难熬,但保住了两条生命,亲眼看到母牛的舐犊之情,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化作烟云。

如今,从警15年,在白墙村当社区民警有11个年头了,见识了太多的人间万象,也习惯了各类鸡毛蒜皮。老百姓都说我有“喜”这个名字好,万难的事准能化干戈为玉帛,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可是,我的心头一直有件说来愧疚的事儿。辖区李大娘的儿子阿忠离家出走三年多了,还是没有半点音信。阿忠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,李大

娘每次都会跟我反反复复地讲儿子的遭遇。只要见是李大娘的电话,我就知道接了就很难挂掉。她一遍接一遍地讲,我就不厌其烦地听。老实说,刚开始也有过情绪,但见过李大娘的眼泪,就再也不敢轻易挂电话了。现在习惯了,如果一连好几天没接到李大娘电话,就要反过来去上门看望一下。阿忠脑子不太灵光后,就失去了工作,由于是间歇性的,正常时还是非常聪明,之前跑到西部一些城市,流浪了几个月。可这次不一样,监控看到最后的画面是他骑着自行车出了上海家境,从此杳无音信。李大娘说,3年了,我唯一的指望就只有你们公安局了。我听了这话,总有一种莫名的揪心,总觉得没能把阿忠找回来,对不起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。在村里很多人看来,李大娘兴许是

最近,邻居想要送我一只初生的狗娃娃,我婉拒了,因为有份伤痛的回忆恨错节地深植于心,难以痊愈。

曾经喜欢过一只狗,是只野狗。那一年,我们一家三口旅居沙特阿拉伯,儿子泥泥两岁。

我们住在山脊一所小白屋,感觉上好似生活在深深的井底,低头、抬头,看见的都是寂寞、寂寞。是那一群野狗,把亮光投射进狭隘的井口的;我和泥泥沿着亮光攀爬到井外,生活开始有了生气与活力。

野狗,大约有五六只,常常在傍晚时分随着公司的杂役合乃到小白屋来送饭,此起彼伏的狗吠,就取代了门铃。由于厨师沙旺蓬常常以残羹剩饭喂饲这些野狗,饱腹的它们,性子都很温驯。

泥泥和其中一只毛色纯黑的狗一见面。这只黑狗,胖胖的,长得慈眉善目,会眯着眼睛笑,很快乐的样子。肉多,走起路来一摇一摆,像个财主。泥泥很喜欢一个漫画故事,主角是只可爱的黑狗,名字叫“阿财”,所以,泥泥一见到这只胖狗,便像故友重逢般,兴高采烈地喊道:“阿财,阿财!”阿财也识趣地应:“汪汪,汪汪!”人

宁静的环境里,在母亲的膝下,对心灵的自我拷问出现了。

我要向他遥致祝福。那个聪慧的女孩,在自己家族中,领受到了温暖的人生火把;那位流泪的老男人,在自己的母亲面前,麻木了的生命体悟,突然喷发。这都关乎心灵,是心灵的收获。

我们本不该在疫灾的闭关时刻,让自己的心灵充盈,与心灵对话的。其实,在大厦霓虹下赶路,在推杯换盏间醺醉,我们仍然可以去寻找心灵安宁的时候。

我牵念着这个老男人。有人说,男人都是长大的孩子。在结束闭关的那天,我再看到他的时候,一定会让我感受到他的“成长”。

此刻,阳光照拂,有春天的暖意,往日隐没于市器的布谷鸟的啼鸣,正从树丛间传来。每扇窗户,都透着安静,似乎整座城市陷入了沉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我问,为什么呢?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我瞬间想到,我的母亲九十以后患病时的脚,我只能安慰他,你不要感伤,在我们知道儿子这个身份该珍惜的年龄,你还当着儿子,你该庆幸才是。

是,是的,给母亲洗脚时,让我想了很多。他说,一个经历职场几多关隘,无数冲撞的老男人,会心如磐石。此时,他苦涩的泪水里,会涌入什么?大概会有对宠爱着自己一生的母亲正走向夕阳边缘的不舍;会有怎么到现在才蹲下身子给母亲洗脚的悔意;也会有对生命突然变得短暂的幡然。人人沧桑,泪仍清澈。

生命的意味,在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时候汇集。他又成了一个完全完全的儿子。

再跟母亲搭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我问,为什么呢?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我瞬间想到,我的母亲九十以后患病时的脚,我只能安慰他,你不要感伤,在我们知道儿子这个身份该珍惜的年龄,你还当着儿子,你该庆幸才是。

是,是的,给母亲洗脚时,让我想了很多。他说,一个经历职场几多关隘,无数冲撞的老男人,会心如磐石。此时,他苦涩的泪水里,会涌入什么?大概会有对宠爱着自己一生的母亲正走向夕阳边缘的不舍;会有怎么到现在才蹲下身子给母亲洗脚的悔意;也会有对生命突然变得短暂的幡然。人人沧桑,泪仍清澈。

生命的意味,在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时候汇集。他又成了一个完全完全的儿子。

再跟母亲搭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我问,为什么呢?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我瞬间想到,我的母亲九十以后患病时的脚,我只能安慰他,你不要感伤,在我们知道儿子这个身份该珍惜的年龄,你还当着儿子,你该庆幸才是。

闭关时刻

宁白



再跟母亲搭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

我问,为什么呢?

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我瞬间想到,我的母亲九十以后患病时的脚,我只能安慰他,你不要感伤,在我们知道儿子这个身份该珍惜的年龄,你还当着儿子,你该庆幸才是。

是,是的,给母亲洗脚时,让我想了很多。他说,一个经历职场几多关隘,无数冲撞的老男人,会心如磐石。此时,他苦涩的泪水里,会涌入什么?大概会有对宠爱着自己一生的母亲正走向夕阳边缘的不舍;会有怎么到现在才蹲下身子给母亲洗脚的悔意;也会有对生命突然变得短暂的幡然。人人沧桑,泪仍清澈。

生命的意味,在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时候汇集。他又成了一个完全完全的儿子。

再跟母亲搭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

我问,为什么呢?

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最近,邻居想要送我一只初生的狗娃娃,我婉拒了,因为有份伤痛的回忆恨错节地深植于心,难以痊愈。

曾经喜欢过一只狗,是只野狗。那一年,我们一家三口旅居沙特阿拉伯,儿子泥泥两岁。

我们住在山脊一所小白屋,感觉上好似生活在深深的井底,低头、抬头,看见的都是寂寞、寂寞。是那一群野狗,把亮光投射进狭隘的井口的;我和泥泥沿着亮光攀爬到井外,生活开始有了生气与活力。

野狗,大约有五六只,常常在傍晚时分随着公司的杂役合乃到小白屋来送饭,此起彼伏的狗吠,就取代了门铃。由于厨师沙旺蓬常常以残羹剩饭喂饲这些野狗,饱腹的它们,性子都很温驯。

泥泥和其中一只毛色纯黑的狗一见面。这只黑狗,胖胖的,长得慈眉善目,会眯着眼睛笑,很快乐的样子。肉多,走起路来一摇一摆,像个财主。泥泥很喜欢一个漫画故事,主角是只可爱的黑狗,名字叫“阿财”,所以,泥泥一见到这只胖狗,便像故友重逢般,兴高采烈地喊道:“阿财,阿财!”阿财也识趣地应:“汪汪,汪汪!”人

宁静的环境里,在母亲的膝下,对心灵的自我拷问出现了。

我要向他遥致祝福。那个聪慧的女孩,在自己家族中,领受到了温暖的人生火把;那位流泪的老男人,在自己的母亲面前,麻木了的生命体悟,突然喷发。这都关乎心灵,是心灵的收获。

我们本不该在疫灾的闭关时刻,让自己的心灵充盈,与心灵对话的。其实,在大厦霓虹下赶路,在推杯换盏间醺醉,我们仍然可以去寻找心灵安宁的时候。

我牵念着这个老男人。有人说,男人都是长大的孩子。在结束闭关的那天,我再看到他的时候,一定会让我感受到他的“成长”。

此刻,阳光照拂,有春天的暖意,往日隐没于市器的布谷鸟的啼鸣,正从树丛间传来。每扇窗户,都透着安静,似乎整座城市陷入了沉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我问,为什么呢?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我瞬间想到,我的母亲九十以后患病时的脚,我只能安慰他,你不要感伤,在我们知道儿子这个身份该珍惜的年龄,你还当着儿子,你该庆幸才是。

是,是的,给母亲洗脚时,让我想了很多。他说,一个经历职场几多关隘,无数冲撞的老男人,会心如磐石。此时,他苦涩的泪水里,会涌入什么?大概会有对宠爱着自己一生的母亲正走向夕阳边缘的不舍;会有怎么到现在才蹲下身子给母亲洗脚的悔意;也会有对生命突然变得短暂的幡然。人人沧桑,泪仍清澈。

生命的意味,在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时候汇集。他又成了一个完全完全的儿子。

再跟母亲搭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

我问,为什么呢?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我瞬间想到,我的母亲九十以后患病时的脚,我只能安慰他,你不要感伤,在我们知道儿子这个身份该珍惜的年龄,你还当着儿子,你该庆幸才是。

是,是的,给母亲洗脚时,让我想了很多。他说,一个经历职场几多关隘,无数冲撞的老男人,会心如磐石。此时,他苦涩的泪水里,会涌入什么?大概会有对宠爱着自己一生的母亲正走向夕阳边缘的不舍;会有怎么到现在才蹲下身子给母亲洗脚的悔意;也会有对生命突然变得短暂的幡然。人人沧桑,泪仍清澈。

生命的意味,在他一个人面对母亲的时候汇集。他又成了一个完全完全的儿子。

再跟母亲搭话。

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时候,哽咽起来。

我问,为什么呢?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他说,我看到,母亲的小腿是酱黑色的,脚脖都已经有点僵硬了。电话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无声。

这是第四个春节里没有妈妈了。妈妈的味道还在吗?

对妈妈的记忆,总会跟吃关联起来。小时候,姥姥还在的时候,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蒸花糕,那是来自北方的姥姥最擅长做的

一种面点,有花瓣形的,有鱼形的,还有龙形的……那时候看到这些,口水流下来,有些舍不得吃,但是又很想吃:先吃一瓣吧,先吃鱼尾巴吧……那红枣做的眼睛,总会留到最后吃,软软的,甜甜的。

姥姥去世后,不怎么会做饭的妈妈开始学做一些菜,那些菜总是跟爸爸的口味相关:比如红烧肉、烧白、板栗烧鸡、炸绿豆丸子等等。最重要的还是姥姥留下的大葱白菜饺子,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北方

人,饺子是我们家最隆重的食物。在我的记忆里,妈妈调的那个饺子馅的味道,既像姥姥的又不像姥姥的,姥姥的味道被妈妈摸索着放进煮,加点小磨香油,加点炕花椒面,加点虾仁,加点熟菜籽油等等,就像妈妈施了魔法一样,就变成了妈妈独有的味道。妈妈煮出的饺子白白胖胖肉

嘟嘟的,看着就想吃。妈妈的魔法做出的饺子,被爸爸称道,被妈妈的朋友们称道,当然也成了我们家春节里,最重要的保留节目。

那个时候我还小,擀饺子皮是哥哥们的事情,但是包饺子却是我擅长的:我会包花瓣边的,包鱼形边的,都是妈妈教给我的,形状可好看了;我哥哥的任务就是数饺子尝饺子。家里尝饺子的主要有三个人:爸爸、妈妈和哥哥,他们三个觉得

不错了,我们就开始包饺子了。每次包饺子的时候,其实就是家里人聊天的时候,那时候妈妈是主角,爸爸是配角,那也是我们儿女与爸爸最自由交流的时候。爸爸在家平时话不多,有些严肃,你的问题他也不会很直接告诉你,基本上是点到为止,让我们自己去体会。他与我们交流最多的是读书,会给我们推荐一些书,也会与我们

讨论一些读书的感受。淘气的哥哥们是畏惧爸爸的,而我因为是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孩儿,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聚会时间,我总是喜欢听爸爸和哥哥们聊天。那个时候的妈妈,也是一脸的满足。后来妈妈老了,身体不太好了,但是家里饺子的味道却一直沿袭下来,直到妈妈离去。

退休后的妈妈,喜欢上了研究吃:她把之前学会的红烧肉、蒸烧白,进行了改良:比如红烧肉。我小的时候凭票买肉,要把肉做得好吃还要吃的时间长,红烧肉成为了必选。因为一周做一次,可以吃三天,每天挑一小块,拌在白米饭里,有油水有味道,享受极了。那时候家里一共两斤肉,妈妈会一周买一次,给我做好后,她再回干

实小伙的身份,不能硬着来。见桥洞多面透风,我就当了一回“田螺姑娘”,趁他出去捡垃圾时,给他桥洞里送被子、送吃的。后来,小伙子在桥洞等我,终于道出了自己因为学习问题,与家人发生争执后离家出走一年多的心里话。当我接通小伙父亲的电话时,那头的声音喜极而泣。一家人在桥洞下相见时,抱在一起哭了很久……

这一幕一直留存在我从警的记忆中,我希望所有的警情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。看着李大娘一天天衰老,我心里挺难受。不知道阿忠是否还好,但愿李大娘哪天也能接到这样一个电话,但愿阿忠能够早日回到大娘的身边。

阿财

(新加坡)尤今

与狗,乍见便水乳交融。泥泥觉得阿财比妈妈有趣得多了,比方说,当妈妈带他出去散步,他蹲下来捡拾地上的小石子抛向妈妈取乐时,妈妈会耷拉着脸,大声喝止:“不要胡闹!”然而,阿财可不同了,它知道泥泥在逗它玩,好脾气的它,会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,逃避丢向它的小石子,跑得气喘吁吁,可一双狗眼还是笑意盈盈的,偶尔被温柔的小石子击中了,泥泥呵呵大笑,它不但不恼,还会跑过来舔泥泥柔嫩的小手,泥泥抚摸它柔软的黑毛,问:“疼不疼啊,你?”阿财摇头、摆尾,泥泥便说:“小乖乖,我爱你耶!”人与狗,相看两不厌。

每回随合乃把饭菜送来小白屋后,阿财总爱留下来,和泥泥追来逐去地玩上老半天,才在夕阳欲坠未坠的时分,离去。拖曳着的影子,沉甸甸的、圆滚滚的,完全没有狗儿的曲线。暖,真希望别人不要误以为它是一只大黑猪啊!

有一回,我对合乃说:“阿财太胖了,别喂它太多食物了,它应该减肥啦!”合乃笑了起来,说:“它是沙旺蓬的宠儿哪!沙旺蓬常常把一些厨余藏起来,给它当夜宵呢!别的狗儿,就只有干瞪眼的分儿。”厨师沙旺蓬和阿财一样,也是胖嘟嘟的、笑咪咪的。嘿嘿,三千宠爱在一身,难怪阿财越长越胖了。

渐渐地,冬天来了。沙漠的冷,是一种干燥的阴冷,像一层皮胶附在身上,难受得很。泥泥感染风寒,卧病在床。我们像蛇一样在屋内冬眠。

这天晚上,飕飕寒风